

王黃州小畜集

四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四

雜文

唐河店嫗傳

滁州五伯馬進傳

有巢氏碑

記孝

記蜂

記馬

錄海人書

後序

并誥

小畜集卷十四

徐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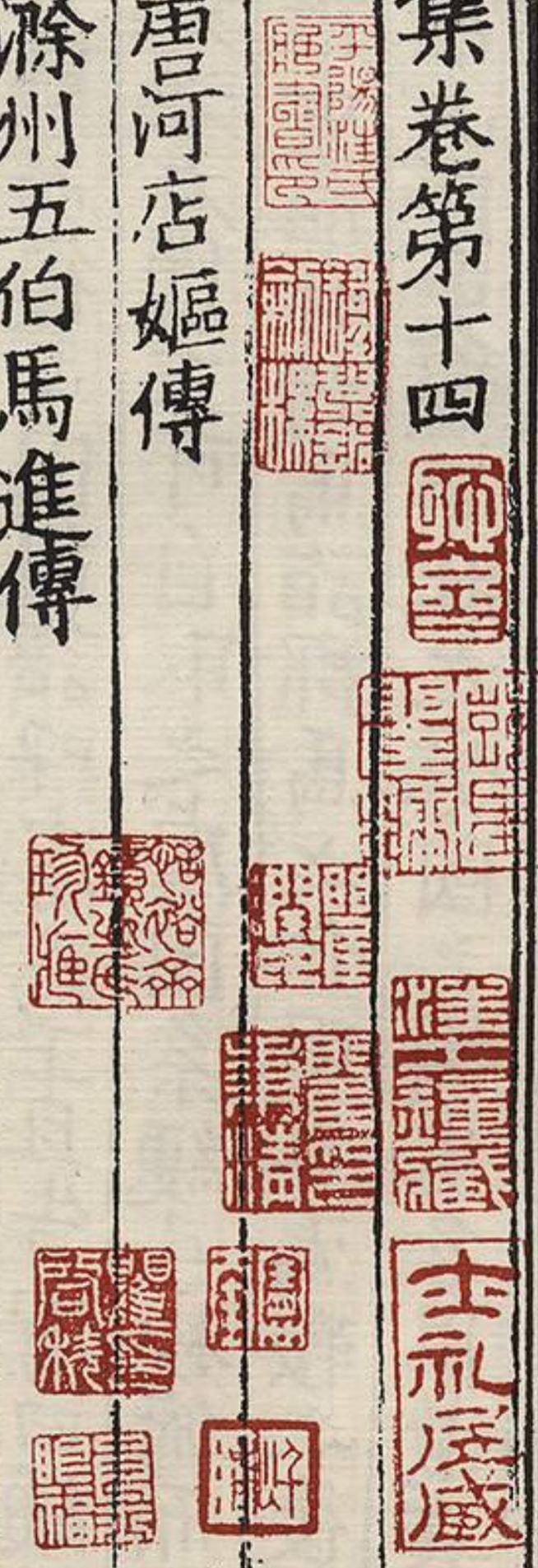
譯對

書蝗

畫紀

唐河店嫗傳

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里因河為名平時虜至店飲食遊息不以為恠兵興已來始防捍之然亦未甚懼端拱中有嫗獨止店上會一虜至繫馬于門持弓矢坐定呵嫗汲水嫗持綆缶趨井懸而復止因胡語呼虜為王且告虜曰綆短不能及也嫗老力憊王可自取之虜因系綆弓杪俯而汲焉嫗自後推虜墮井跨馬詣郡馬之介甲具焉鞍之後復懸一羖首常山民吏觀而壯之噫國之備塞多用邊兵



蓋有以也以其習戰鬪而不畏懦矣一嫗尚爾其人可知也近世邊郡騎兵之勇者在上谷曰靜塞在雄州曰驍捷在常山曰廳子是皆習干戈戰鬪而不畏懦者也聞虜之至或父母轡馬妻子取弓矢至有不俟甲冑而進者頃年胡馬南下不過上谷者父之以靜塞騎兵之勇也會邊將取靜塞馬分隸帳下以自衛故上谷不守今驍捷廳子之號尚存而兵不甚衆雖加召募邊人不應何也蓋選歸上都離失鄉土故也又月給微薄或不能充所賜介冑鞍馬皆脆弱羸瘠不足禦胡其堅利壯健者悉爲上軍所取及其赴敵則此輩身先宜其不樂爲也誠能定其軍使有鄉土之戀厚其給使得衣食之足復賜以堅甲健馬則何敵不破如是得邊兵一萬可敵客軍五萬矣謀人之國者不于此而留心吾未見其忠也故因一嫗之勇總錄邊事貽于有位者云

滁州五伯馬進傳

進隸滁州軍籍又爲五伯三世矣進之子生而無左臂若髡截然句人以為世主杖笞多納財利而高下其心輕重其手天譴之爾嗚呼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則鞭扑者帝王之典也可不慎乎今之杖刑非古也古者示恥而已故有蒲鞭而誡者有束杖而治者雖然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刑不足以驅人之善也既不得已而用之其可以喜怒財貨易其心乎彼五伯賤隸也刑不自口出但以重輕不平

而天譴若是况執天下之刑者邪吾見世祿之家子孫替
墜必癘疾癘者有之為人僕妾者有之飢寒道路者有之
豈止用刑之濫也其諂主忌賢剥民固寵斯天譴之大者
矣作馬進傳以自誡云

有巢氏碑

我承天命作民之帝生而不號死而無謚居民以巢因得
為氏我先伏羲卦象未畫大壯之說我民不知馮高就樹
作巢之基橫菊蔽空啓扉向風踈不為拙密不為工晨翔
暮棲與禽鳥同弗罟弗網壽其考終比讀如比比巢熙熙若
居天宮無何後主上棟下宇萌以堂奧漸其庭戶鳩繩聚
墨迴廊合廡痛乎我巢悄焉無覩猶賴伊耆儉于一時椽

小方音集卷四

三

徐浩

不用斲堦無前翦茨舜禹善嗣宮室孔卑不壯不麗民其歌
之至于周公攝政于姬明堂辟雍有威有儀亦克用乂人
罔知疲降及後世風俗澆漓窮奢極侈蔓延而滋瑤臺瓊
室夏商禍基章華壯楚忽焉空土姑蘇麗吳閔然荒墟阿
房侈秦以荆以秦未央奢劉為壠為丘秦漢之下土木孔
修霜斧雪斤千雕萬鏤金凝碧融簷架薨鈎窻綺暈透壁
椒氣浮民力欲死工程不休惟競壯觀孰知眾叛刑以三
夷賦收太半門門出租室室思亂一家百楹束手而散追
思巢居如捫天漢於戲太古之君居民以巢非君之巢惟
民之巢故民不勞後世之主宅民以宇非民之宇惟君之
宇故民罹苦何當仁君常念巢居上節宮觀下豐室廬縱

不及于有巢亦庶幾堯乎舜乎大禹乎周公乎

記孝

占城大食之民歲航海而來賈于中國者多矣有父子同載至福州而喪其父者其子將踊殞咽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過是始汲泉于江濱糠粃而食之廬于墓側三年徒跣既終喪行有日矣又遠墳號慕幾平絕者數四然後登舟而去嗚呼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以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王者皆然也漢代以來始有以日易月之禮至于人臣亦用金革之說皆非古也古者大臣有喪三年不呼其門故閔子腰經從公春秋謂君使之非也素冠之詩疾之已甚近代以來喪禮尤廢而蠻貊之人獨能盡禮豈教之也哉所謂中國無禮樂則求之四夷非虛語也進士池文質閩人也目覩其事為予說云

記蜂

商於兔和寺多蜂寺僧為予言之事甚具予因問蜂之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青蒼差大于常蜂耳問胡以服其衆曰王無毒不識其它問王之所處曰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其大如粟俗謂之王臺王居其上且生子于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數王之子盡復為王矣歲分其族而去山毗患蜂之分也以棘刺關于王臺則王之子盡死而蜂不拆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團如壘或鋪如扇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

蜂不敢赦虫失其王則潰亂不可嚮邇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則蜂飢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墮而不作予愛其王之無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至于刺王之臺使絕其息不仁之甚矣故總而記云

記馬

今諫議大夫東莞臧公丙子之執友也其先人事故魏王符公諫議亦頗熟王之家事為予言王之在鄴也多

畜名馬其牝亦有良者為之息種歲擇健馬以配之往往得駿骨居一歲有牝產子與他駒特異者既壯圉人將以合

小畜集卷十四

五

郭景

其母當孳尾之月出而示之見其所生卒無欣合之態將

強之則蹄齧不可嚮邇圉人復曰以是駒配是母幸而駒

俚談以牡馬為驢其駿心倍不幸而驟又獲其種明年將胥

靡之言改馬也俚不可失也乃以數牝馬誘之乘峻作之勢

以力奪其目間而進其母既已句徹巾然後曉其所生因

垂耳俛首若不欲活者旁顧適有永巷但取其巷之長也非謂宮中之名

脩直百餘步巷際有閉闔闔巷門也春秋傳高鑄甚固蓋

常所不啓者遂哀鳴疾馳以首觸其鋪平如是者數踣而

死嗚呼禮稱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夫馬本獸也古聖人

調伏而御之故曰伏牛乘馬是也是馬也獸其身而人其

心乎圉人誘陷知恥而死于小人心也遠矣圉人之心望

于禽獸者又遠矣子嘗恨不目覩其事具弊惟以葬之又懼其事久泯而不傳且欲警聲色狗馬之家與世之內亂者故記

錄海人書

秦末有海島夷人上書詣闕者曰月日東海島夷人臣某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世居海上盜魚鹽之利以自給今秋乘潮放舟下岸漸遠無何疾颺忽作怒浪四起飄然不自知其何往老經信宿風恬浪平天色晴霽倚棹而望似聞潮音間有語笑聲乃疊棹而趨之至則有居人百餘家垣牆廬舍具體而微亦小有耕墾頗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網釣魚鼈者有婦人采擷藥草

海人書

六

秦始皇

者熙熙然若吾人老之所能及也臣因問之有前揖而對臣者則曰吾族本中國之人也天子使徐福求仙載而至此童男卅女卽吾輩也夫徐福妖誕之人也知神仙之不可求也蓬萊之不可尋也至是而作終焉之計舟中之糧吾族播之歲亦得其利水中之物吾族捕之日亦充其腹又取洲中葩卉以莖之由是吾族延命而未死焉死則葬于此水矣生則育于此洲夫懷土之情亦已斷矣且不聞五嶺之成長城之役阿房之勞也雖太半之賦三夷之刑其若我何且出食以餉臣明日臣登舟而廻復謂臣曰子能以吾族之事聞于天子乎使薄天下之賦休天下之兵息天下之役則萬民怡怡如吾族之所居也又何仙之求

何壽之禱邪臣因漂避方得此異說弗敢隱匿謹錄以聞
惟

陛下詳覽焉

後序

此書獻時蓋秦已亂而不得上達故史記闕焉余因收而
錄之以示于後

并誥

惟四年王歸自剋并敷告并民作并誥王若曰惟天壽萬
物罔厥私惟君克肖上帝宅兆民罔厥暴天大惟其辰句
星罔不拱人大惟其君邦罔不順不拱之謂亂天作涂不
順之謂逆君行罰古先哲王奉承天休時惟有唐討厥丹

書集卷四

卷五

浦時惟有虞征厥三苗在後世王克詞二帝以征以討以
正厥位惟台涼德荷天之寶命在厥躬祗懼危厲若濟巨
海而弗庸舟惟其溺

我先王帝土建國十有八祀克用于賢克修于兵乃儉乃
勤乃慈乃仁德升于天天降祉

我有宋俾萬方畀我命惟巴蜀交廣湘潭吳越人罔敢弗
率非天私于

有宋惟天輔

我先帝之明德

我先帝負天休命若將不逮薦以太牢報功于天祀于圓
丘嚴配

我祖庶邦冢君罔不助祭時惟有并悖我命不供厥職
我先帝奉天行誅問并之罪大勲未集用弃厥世天之曆
數在予一人予一人奉承

先帝之令德以荷天永命乃繕予甲冑治予車徒用輯
我先帝之遺烈在并王元姦猾弗悛罪惡日稔毒流于下
民罔攸蘇國艱厥食督民先歲租至于牛馬羊豕犬雞莫
得蕃息民咨胥怨許于皇天天鑒并民俾予弔予曷敢哂
天以速台罪仗順取逆并人率服惟并王元台亦宥厥辜
俾即生獻俘太廟光我祖禰群后咸覲以稱台德嗚呼并
王元反道于天戾道于民非予咎汝汝實自喪于厥身凡
厥并民悉聽朕言闢乃田廬修乃耒耜復乃業無流蕩離

小畜集卷十四

八

吳志

析無若并元時予其子育汝汝率我化從我教我其賞愾
我政違我道我其刑惟刑賞在台手勉從訓言罔或怠
宋既尅并思偃武作休兵且將東巡狩于岱宗作告成

休兵

吉成二
篇皆亡

譯對

人有善道遠方之言可以合夷會戎交蠻接狄與中國之
人市易而能不亂者其名曰譯或從而學之對曰吾譯之
小者也又何學焉夫譯易也大則能易其心小則易其語
而已矣古者巢居穴處茹毛飲血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之制無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法蠢然而生什然而斃當
是時天下之人皆戎狄爾是以伏羲神農黃帝氏始善譯

者也以皇道譯天下之人心故飲食衣服器械耒耜牛馬
之用作焉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又善譯者也以帝道譯天
下之人心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制行焉夏商周又善
譯者也以王道譯天下之人心故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
法興焉三代之下譯天下者或非其人故諸侯之善譯者
以霸道譯之齊桓晉文譯霸之傑也秦不善譯者也天下
之人幾復為戎狄矣漢復譯之猶雜霸焉自漢而下譯道
多亂吾不復述也已噫古之譯天下者非已能之必有師
焉力牧廣成皇之譯師也伊尹呂望王之譯師也管夷吾
舅犯霸之譯師也蕭曹子房漢之譯師也總而言之周公
孔子譯之竄大者也天下之人師之矣子之學譯勿學譯

之小者不過合華夷之語取商賈之利爾當學周孔之道
可以為帝王師所謂譯之大者歟學者謝而退

書蝗

仲尼脩春秋設凡例物為災則書之不為災則闕之蓋物
之災祥繫君之善惡特取其為災者以垂戒爾苟不為災
者亦書之則慮後之為君者謂災不由德而由于數也斯
聖人之微旨存焉故傳曰有蜚不為災亦不書噫去聖漸
遠詭誕爭起陰陽家流得以蔓其說使君天下者視天災
時變不務德以禳之但委其數而已吁可悲也然則君有
修德禦災轉禍為福者苟滅而不書曷以儆後代是以堯
水湯旱非不災也能以德禦之爾

皇宋嗣統之七載夏四月有飛蝗

上念深盛稼穡之重則貶常膳避正寢徹宮懸告災卹刑以赦天下曾未旬浹蝗死于野或曰

皇上以勤儉之德馴致太平無為之風將有待也天其或者慮怠于理故用蝗以為戒果能修德以禦之則

我后之德唐堯之德也宋景之退熒惑太宗之去虫蝗得為比邪儒臣不佞敢作書蝗一篇附于國史之末非獨彰我朝之善亦欲垂後世之戒也

畫紀

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家廟祭祀其先以木為神主示至敬也唐季以來為人臣者此禮盡廢雖將相諸侯多祭于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四

一

是志

寢必圖其神影以事之淳化甲午歲某小子實罹大罰洛陽處士楊丹寫我顯考中允府君神采盡妙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之不見則減形于夢夫夢者有時而神交不可常得知其恍惚冥昧不能審諦乎未若約形取貌宛然如生歲時朝望拜起瞻仰以慰罔極之心祇肅視之第不語爾嗚呼是丹有大造于吾家也復念吾家苦貧而無厚幣以飽丹欲丹亦好事者也從吾乞言吾以秉筆不文請俟服闋今大祥已竟可以鼓琴贈之斯文命曰畫紀

三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五

論

霍光論

用刑論

既往不咎論

死喪速貧朽論

朋黨論

霍王元軌傳論

李君羨傳論

鄭善果非正人論

先君後臣論

楊震論

霍光論

議者多以光受遺命輔少帝比之周公又以廢昌邑王立宣帝比之伊尹此功德相萬不待論辯而明矣又謂光之族也光已死罪在妻子不在于光愚獨以為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何者當宣帝時光以定策之功負震主之威人臣莫與為比妻顯驕恣欲貴其女而酖許后事垂發矣妻以告光光不能于此時明大義藏親之道收顯下獄免冠請罪因上印綬還政事則所誅者唯顯一身而已嗚呼學不深心不明眷戀私恩猶豫不決奏免太醫以藏大逆身死之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自族其家而誰為之邪

石碣一陪也殺其子而春秋義之吳起一將軍也劔其妻而史記壯之况居伊周之位者乎故曰能正其心然後能將其身脩其身然後能齊其家齊其家然後能治其國光之心于斯見矣衛太子之死也天下寃之故大福歸于皇孫則宣帝之起天也當邴吉閉獄門拒使者武帝曰天使之然也然則光貪天之功以為已有與夫曰殫之割愛邴吉之讓位德不侔矣且貪天之功者鮮不及也愚故曰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

用刑論

予自幼服儒教味經術嘗不喜法家流少因思而深刻洎擢第入官決斷民訟又會詔下為吏者皆明法令考績之日

卷之三

二

事

用是為殿最且留意焉後以制誥舍人領廷尉朝夕閱視亦少詳矣然見其用刑與古相戾何者今法吏所禁之切者曰故出入人罪而已法皆以全罪論予讀家語始誅篇見仲尼為魯司寇戮亂法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前及數其罪則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以今之法治之正卯之罪無正科其在不應得而為乎罪當答爾苟以聖人之法誅之是故入人之罪者也又有子訟父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及季孫不悅乃歎之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其不辜以今法論之子訟父者死苟以聖人之法赦之是故

出人之罪者也嗚呼古今之不同也如是遂使聖人之言為空文爾欲望刑措其可得乎

既往不咎論

仲尼之教應機而設語于一時流于千載千載之下君子學之乃可以為事業小人學之亦可以資女媧佞明聖得之謂之稽古庸主得之因而飾非胡以言之所謂成事不說遂言不誅既往不咎是也原其斯言之始則魯君問社于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因曰使民戰慄夫子疾其無稽故云欲其深慎之也後之人由儒術位于朝覩國家昏亂政教缺失不能扶救者率曰事已成矣吾不說矣事已遂矣吾不諫矣且既往不咎聖人之言也

萬一有匪躬之士奮命而言者庸主又引以為拒亦如上之云云以至上安其危下稔其禍事卒不言言卒不聽覆亡而後已也嗚呼世之鄙夫駕大車實重物人又息其上疾馳乎九折之坂旁觀者知其必覆也而不之告及輪摧轅折人墜而傷物傾而壞然後曰向若下其人損其物輕而進之無是苦也聞之者怒而答之可也謂其無益于事矣苟治其車升其人復其物又輦而馳復遇乎險如向之所謂九折者人有疾呼曰不下其人損其物車必如前之覆也聞之者謝而從之可也若又怒且答曰子焉得言吾既往之事邪雖庸人不至是而為君臣有國家者返若是歟且聖人立教于君臣之道最大其為誠詰固亦多矣不

可畢數將引其尤者以明之夫訓于君者不曰能自得
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之不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為粵者胡不奉而行之獨
曰既往不咎哉訓于臣者不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又不
不咎哉是知聖人能立言不能使人從其言施之明君則
為政之師也施之庸主則飾非之資也用之君子則嘉言
之本也用之小人則巧言之助也教之存亡在人而已予
見漢成帝帥張禹拜于床下問以災異而對以罕言命不
語恠力是非盜聖人之語為巧言之助邪王莽竊大位據
威斗南陽之師入矣猶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是
非盜聖人之語為飾非之資耶班固謂莽誦六經以文姦
言權德輿謂亡西漢者張禹斯得之矣求惟成事不說遂
事不諫既往不咎夫子誠宰我一時之言也為君者為臣
者深志之

死喪速貧朽論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者曾子子游皆曰聞諸夫子有若曰
是非夫子之言也三子互有援引而禮經兩存之子為論
之所謂死欲速朽者夫子見宋桓魋自為石椁三年不成
故曰若是之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而有子以為仲尼
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夫桓魋
僭侈為石棺以勞人夫子疾之甚也故云死不如速朽之

愈也非謂死者皆欲其速朽爾故下文子游問喪具曰稱
家之有亡又問曰有亡惡乎齊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
足形還葬此可以明聖人之旨也及制中都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欲有者毋過乎斯矣亡者不及此而不之非也且
下載國高之言曰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又曰葬者藏
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槨
槨周于棺土周于槨是也今棺槨爲石槨三年不成可謂
害于人矣故夫子云云易曰上古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
代聖人易之棺槨夫子聖人也故中都有是者欲民之不
踰也奚速朽之足論哉所謂喪欲速貧者夫子見南宮蒧
叔反必載寶而朝乃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而有子以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
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且仲孫閱如蒧之喪位蓋由乎
貧矣及其反也又載寶以朝夫子譏之故曰若是之貨也
喪不如速貧之愈也且欲誠在位之貧者非謂喪者皆欲
速貧爾及失魯司寇而將之荆蓋速于行道也非汲汲于
祿仕者也是以中年畔費畔召子皆欲往且曰如有用我
者吾其爲東周乎夫中年費附庸也尚欲往焉况楚之大
國乎苟能用夫子之道可以王矣苟至于王則民受其賜
矣非謂貧乎祿者也奚速貧之足論哉三子親受聖人之
教而各執聞見禮成于二戴又雜以漢之諸儒亦具存焉
蓋禮非褒貶之書也故予論而無譏

朋黨論

愚讀唐史見元和長慶之後至大和開成間贊皇竒章李涼公輩互為朋黨文宗嘗謂近臣曰破河北賊甚易破此朋黨甚難言之不思一至于此夫朋黨之來遠矣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黨也四凶族小人之黨也惟堯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兩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惡慮其亂教故兩辯之由茲而下君子常不勝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亂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諛諛則順旨直則逆耳人君惡逆而好順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天下者能踐斯言而行之則朋黨辨矣又何難於破賊哉且竒章全德而不免竄逐贊皇忌刻逢吉傾巧而終至大位又誰咎哉又誰咎哉

王元軌傳論

高祖二十一子建成元吉為管繫之行固不足徵也考其行事霍為稱首然而史官謂韓王元嘉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元軌抑其次焉予較其本末知霍王出元嘉之右故為論去魏徵唐之名臣也稱王之賢能文皇唐之英主也服王之武藝且其居喪毀瘠有終身之戚奉先之孝也結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接士以禮也突厥來寇則開門偃旗致胡兵宵遁智也李嘉運之叛誅其首而不罪其衆仁也王文藻二子死父之難縣司抑而不申則遣使特行吊祭

上章乞加旌表義也開閣讀書責成于長馬善任使出國
令徵封請收貿易之利則讓而不納識廉隅也噫向使登
元良之位守宗廟之器則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未足多也
惜哉天后之朝皇枝剪滅王雖權寬黜卒以令終天之福
善詎無驗乎元嘉狂悖起兵機事不密貽汚宮之禍取笑
後代望於元軌不亦遠乎

李君羨傳論

貞觀中太白頰書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主武
王者太宗深惡之時君羨已封武連郡公又為左武衛將
軍在玄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其小字君羨自
稱五娘太宗以其封邑皆武字又名合女主之讖愕然
忌之卒以謀反下詔誅焉噫太宗以聖文神武駕馭英雄
心腹推于人故人不疑矣賞罰當于人故人不怨矣至于
進功臣而誅宗室亦一代之真主爾且其侯君集之反也
太宗自按之洎盡得其狀復謂群臣曰往者國家未安君
集實展其力不忍致之于法吾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
乎宣太宗厚君集而薄君羨邪蓋天文變于上人謠騰于
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懼矣懼而修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
陷于非罪者必矣然君羨匹夫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出
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成者為是也吾讀
唐史至是歎君羨之罹罪無狀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有
時而不十因論以志之亦以為君臣之戒矣

鄭善果非正人論

史臣謂鄭善果幼事賢母長爲正人子以善果行事驗之見史筆之失故爲論云夫正人者臨難無苟免危邦不入而已且善果之父隋朝大臣身死王事是以幼襲先人之爵驟登方伯之位所宜見危致命奮不顧身光肯木之孝心礪盡忠之臣節揚沒後之格立當世之功斯乃善果之職然爾及隋祚陵夷江都弒逆受宇文化及之命苟民部尚書之封辜負邦家污辱祖考此豈見危致命之謂邪及聊城之圍堅壁自守爲亂常之賊立却敵之功以至流矢及身髮膚不保獻俘受執面目何爲此豈危邦不入之謂邪雖復數布郡條悉稱良吏蓋崔氏之力也善果何功之有焉子謂賢母之說則軻親孟母不只倫也正人之譽不亦虛乎王琮責之斯爲當矣史官褒之無乃失直筆之謂邪

先君後臣論

衛鞅嘗事公叔座平座知其賢而未能用會座病衛君親視之疾且問國計座曰臣之家宰鞅可與謀國事臣死君必用之衛君不然其請座曰卒不能用不如殺之無使逃他國而爲衛之患旣而復語鞅曰吾薦子于君君不用子必矣吾請殺子子其逃之吾方先君後臣故也於戲凡爲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用則爲國之寶殺

則去國之臺蠹烏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得為忠乎
且先君後臣之說非無稽之言乎司馬子長修史記至是
而不言之非豈史筆之有私邪將史才之未至邪予恐後
之為人臣計國事者復履其跡因論以明之

楊震論

袁宏作後漢紀為楊震立論且引紂之三仁以為蘧窳冉悅
箕子之心叔孫通行微子之志楊震守比干之志又謂三
者誠有異同亦各盡天人之理也雖是震而褒之不顯請
試論之夫人莫不樂生而惡死非篤于名教者不能殺身
以成仁是以趨生之易即死之難不待誘而然也立言垂
教者當勸其所難沮其所易猶懼人之不從也况混而為

一哉箕子者所謂愛其生而有待者也故能演河圖洛書
之文陳九疇五行之義使天下彝倫攸叙人到于今賴之
蓋所存者大故不死而有為也蘧窳者小國大夫位非見
危致命之地故有道則智無道則愚非箕子之儔也微子
義存宗社抱祭器而歸周使商之祀不絕于宗所慮者遠
非偷生者也叔孫通暴秦之博士爾苟脫虎口豈微子之
倫邪楊震之于比干異代同德就三仁而言之宜褒于以
起教蘧窳叔孫通楊震而言之宜顯震以勸人古之為三
公輔萬乘當亡之時負天下之望慕箕微蘧窳叔孫之行
者可勝道哉效比干楊震之風者蓋亦鮮矣殺身成仁如
是之難也且震之將死顧諸子謂門生曰吾居上司疾樊

商州志書集卷第十六

碑記

重修北嶽廟碑奉 勅撰 并序

四皓廟碑

單州成武縣主簿廳記

長洲縣令廳記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待漏院記

李氏園亭記

濟州衆等寺新修大殿碑 并序

濟州龍泉寺修三門記

商州志書集卷十六

郭敬

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

重修北嶽廟碑奉 勅撰 并序

臣聞元氣胚渾結而為山嶽幽靈胎嚶降而為神祇矧乎地屬陰方位居水德于八卦在坎于四時為冬固陰沍寒萬物之所藏伏早生晚熟五穀之所蕃滋帝堯開唐侯之封大禹奠冀州之域厥有巨鎮茲惟常山却鴈塞以標雄壓龍荒而挺秀天官畫野勢當昂畢之星易象流形名繫雷風之兆下斡坤軸高摩斗魁土俗粹靈登神仙者七十戶歲時祈禱置侍祝者九十人藏簡子之寶符產昌容之蓬藁足凍長城之窟影達天漢之墟積厚窮陰出靈見恠雪霜風雨潛施及物之功泰華嵩衡共揭參天之勢稟是

陰陽孰無主張洪惟嶽神受命上帝燕南趙北我實主之
福善禍淫人皆仰止名載乎祀典德加乎生民視秩于公
漢周制也列爵為王肇唐室也既奉時祀亦禳天災凡水
旱癘疫之祲舉玉帛牲牲之事必有昭報詠符至誠歷代
奉之其來尚矣

我法天崇道皇帝之撫運也天祚明德民懷有仁括禹畫
於無垠化堯封於比屋雕題儋耳駢羅入正會之圖傑侏
兜離沸涓雜宮懸之典文德麗星辰之象武功彰雷電之
威宋明帝之讀書則七行俱下周武王之振旅則一戎大
定然猶焦勞克已宵旰臨民每戰戰兢兢念元元本本師
虞舜之無怠法文王之猶勤至若掖廷椒房儉約中度離

書卷之六

二

郭敬

將

宮別館行幸殊稀隆冬御裘則念高年之無褐於是乎有
繒帛之賜當暑操扇則於下獄之罹辜於是乎有縲紲之
恩非蒐苗獮豸之時無馳騁畋獵之事非朝會燕饗之日
無金石絲竹之音歲出御題親考貢籍拔造士之秀也日
坐便殿躬覽庶政達窮民之情也向者星文告差御端門
而引咎故一夕而孛彗沉宋景之退焚或也大旱作沴貶
常膳而責躬故崇朝而霖雨降湯王之禱桑林也哲后之
罪已也既如彼上玄之祐善也又如此易所謂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語所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其是之
謂乎不然何夤畏天命艱難王業若斯之甚邪于是庶政
交修百神蠲潔嚴祭祀而為人祈福行教令而先天弗違

菲飲食而厚牲牢天神地祇享至誠之薦卑宮室而宗廟
貌名山大川啓必葺之祠豈比夫聖于六宗未始禮神之
義祀于五時但萌微福之心豈與無文我能具舉矧茲陰
嶽固有徽亓華袞珠旒受王者之冊禮太牢秬鬯命守臣
而行事下邇玄冥之宅旁鄰黑帝之居因道武之基扁舊
推宏壯韞慕容之珪聖素軼神異祠祀之盛莫之與京然
而邇有汚隆時有興廢雖無方之體矣往不通而有象之
軀未逃其數先是因故之祀塞也來詣祠宇卜其吉凶不
從猾夏之心遂縱燎原之火殊不知天惟輔德神實依人
乏祀虐民自作敗亡之計彼由我直坐觀盪盪覆之期

卷之六

三

事

單于之火照甘泉宮傷文帝頡利之兵陳涓水未累太宗
亟命有司惟新大壯烏臺御史持節而庀徒黃門貴人鳩
工而葺事棟榭祀梓以雲集運墨芥介而子來五材寔繁
百堵皆作乃復堂殿于以儼像設之辟容乃興廊廡于以
列徒御之繪事門闕有翼階陛斯隆繡栴雲楯互曜煙霞
之色璇題藻井交含日月之光旌旗衣服昭其文簠簋豆
籩陳其數能事畢矣神功煥然不愆揆日之期再聳凌雲
之勢于是戒尸祝命使臣我將落之神用至上厚享惟馨
之奠求安不測之靈三獻具而禮成八音和而神降谿雲
拂檻如絳節以翻空山溜垂簷誤鳴珂之振響介爾繫祉
庇吾邊民况擴俗之未平冀陰兵而助順或示之禍福革

彼行狼之心或鼓以雷霆勦其犬羊之類然後雨我禾黍
潔爾采盛鑄農器而毀戈戟符與多稼耕邊田而飽士卒
永樂豐年况今將相叶謀人神共忿豈使韓昌張猛刑白
馬而登東山將令去病懲青取金人而踰北海何往不利
何謀不臧尚思魏絳之言更鑿玉璽之策安民和衆契天
地以為心含若匪毀蘇神明之降鑿行靈臺之偃伯備法
駕以省方千年南面之尊永知高枕十月北巡之禮盡舉
彝章輯五瑞於公侯開百華之香艾燔柴奠玉如西岳之
禮容陳詩觀風察地方之變樂聲明文物以成備律度量
衡而必同升中于乾歲之前獻觀于重巖之下起白雲而
表瑞何止岱宗呼萬歲之效靈豈惟嵩岳而已哉夫如是
則封狼居而禪姑行但博窮兵臨瀚海而勒燕然未為神
武者也臣沐浴皇澤優游紫垣請終重之纓非無壯節投
班超之筆尚負明時慙非舞地之牙有珙他山之石謹為
銘曰

峻極于天

崛起萬仞

生乎一拳

摩穹夏漢

控趙排燕

人皆仰止

神或憑焉

明明嶽神

上帝所授

不騫不崩

可大可久

其誰祭之

皇家哲后

其誰尸之

中山郡守

秩視公兮爵為王

金其几兮玉其牀

何以贈之兮赤紱斯皇

何以處之兮峻宇雕牆

諒聰明兮無得喪

維廟貌兮有興亡

聖教

嗟醉容兮盪擊 過醜勇兮猖狂 物成敗兮有數
神杳冥兮無方 雖像設兮去壞 于縹緲兮靡傷
詔新斯廟 表凶奴之不道 詔祠爾神
彰皇家之至仁 天輔德兮我有慶 鬼害盈兮胡無人
絕代馬之南牧 揚和聲兮北巡 有效靈之雲物
無出塞之妖氛 齊泰山兮等滂雨 竝亭亭兮接去云
飛英聲兮騰茂實 握乾符兮闡坤珍 垂千齡兮萬祀
永昭德于 吾君

四皓廟碑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秦
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
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為聖乎若其
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素
隱行恠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通其冠而騎其項矣
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
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
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說于內三叔流言于外盛
德大業幾墜于地吁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
乎戚姬之嬖如意之寵以妾並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
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
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
國則可議主鬻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間強楚解長

平則可言立嫡則圓鑿而方柄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
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鍾鼎桎梏衣冠安
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
能與于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為漢臣報德議功必在平
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時也以四
鉅賢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
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卧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
出非獨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
矯世也危而護之不宴安于獨善可謂救平時矣定而去
之不乘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言民猶有建相立
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

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吾戕弑兇殘何莫由此其後滔
天子莽卓盜國于曹馬移徙龜鼎易于弈棋纍纍簡編可
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于萬
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治定制
禮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
曰周公乘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
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
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手周
公者也辛卯歲予坐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商於貳使之命
下車拜廟西山之側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

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已哉實欲使立朝廷為臣子而挾幻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辭曰

猗歟先生

時行則行

高眠商嶺

逃難秦坑

知秦之祚

亡于子嬰

知漢之祚

存于惠盈

一言悟主

萬邦以貞

不有其功

不食其祿

遠害全身

矯世勵俗

清泉洗耳

紫芝充腹

獵犬自烹

冥鴻不復

矯矯高節

悠悠後來

漢之戾園

晉之愍懷

江充厚誣

賈后雄猜

先生不生

孰為來哉

昏亂之世

廢立不已

首集十一

十一

彭

操欺孤兒

莽抱孺子

成既自我

權亦歸已

先生不生

大事去矣

蒼野峩峩

祠荒薜蘿

遺像斯在

德音可歌

清風凜凜

素髮皤皤

永懷貞道

刻石山阿

單州成武縣主簿廳記

主簿之任在名品間最為卑冗然臺府寺監洎郡縣皆畧焉總而言之縣主簿又為卑冗之魁者是以古人或耻之噫士君子學古入官不以位之高下身之貴賤在行乎道利乎民而已矣故中都宰魯司寇聖人為之者為是也矧百里之慘舒繫一邑之令長令長得其人主簿又裨贊之則人受其賜也宜矣今長非其人主簿又阿諛之則人罹

其苦也又宜矣苟能曲盡規正禪會乎道則一邑之政有
由主簿而化者得輕其所任乎至于理簿書課農事供賦
調求考績者固主簿之職然爾其間有鬪訟相高婚田未
決畜產交奪契券不明者在乎察其情偽正其曲直助令
長詳而決之使刑罰得其中則百里之人手足知所措矣
有姦猾有悍獨有墮農有無賴有不孝有不悌在乎助令
長過撫之誘導之懲激之則百里之人耻格而移其風矣
有力田有孝悌有義夫有節婦在乎助令長申舉之禮厚
之旌別之則百里之人知勸而易且俗矣引而伸之主簿
之能事畢矣然后可移之于郡用是道佐佑長吏則龍龔黃
循良之政可待也復可移之于國用是道彌諧帝皇則堯
舜雍熙之化可致也夫如是則為主簿者姑能公于心而
執乎道足下千里毫末合拱豈為難哉又何卑冗之有焉
其策名起家作吏斯邑到任之明年屬歲豐且政簡因筆其
志于屋壁所謂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者也亦欲使後來居
是位升是聽者勿以下位而自敗其道焉

長洲縣令廳記

天下語宰邑之賢者率以宓不齊為稱首以其彈琴化民
民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於
人亦將繫於時也當時王至雖微皇綱未絕有周禮在魯
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里
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賦得均其

輕重刑罰教今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賦卹農時
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於心克儉於身辨田之腴瘠
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悌者旌之以禮寬其教
以誘人峻其令以約束時豐則斂之歲饑則賑之農有力
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關之以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
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教祭祀以事鬼神行慶吊以睦鄉
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
鳴琴而何俟哉洎王道去亡霸圖孔熾大小相併強弱相
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故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
楚縣陳蓋縣之始也秦有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
縣而隸於郡矣國之於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於縣猶臂
之有指也國取於郡郡取於縣縣取於民是以臂指搖民
而自奉也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傭春役而夏不休朝令
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懼之以刑法豈唯道不
能行亦將身受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笞罵而已昔
人歎徒勞而歌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
折腰奔走不暇况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
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之然也長州之名見吳都
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邑名氏縣誌闕焉
錢氏專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

皇上嗣位之二載漢南王歸于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袁
仁鐵首之王其次之其土污瀦其俗輕薄地無桑桑野無

宿麥餅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戶無儲畜好祀非鬼
好淫內典學校之風夕廢詩書之教未行兼并者僭而驕
貧窶者欺而惰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亡繼踵
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而不能集事矣至有市男女以
塞責者甚可哀也是蓋隔中夏之政浸列國之風使然也
今聖人求理於上庶官陳力於下斯民之泰其有漸乎某
非循良之才莅凋瘵之邑仍以舊貫民安仰哉會到任之
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租更送他郡苦舟
楫之役糜堰壩之費者以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
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訟靡繁賦調中考因
鳩歛民瘼評議政體總而刊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
所謂能言而不能行者也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
五帝皇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子
之謂乎是以窮於旅人終於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
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兩觀之誅
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訶
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無得而稱也雖流為典
謨形乎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
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
也秉筆之士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其首都

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魚鹽之利漑乎朝夕之池昔在
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
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實倉庫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
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無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時
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歷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錫類驚
其久次

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

主上思恭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
宰吳吳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
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狀
政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即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

暮月而治以為人者政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道
尊烏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盡為秦
蕪廢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悅隨群
吏弗違乃庀工徙度梓用一畝之宮圖蔓以出之數仞之
牆樹土而揭之殿堂既嚴門闕斯備麗以丹漆飾以圻墁
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王被華袞垂珠旒
王者之制章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縫掖儒者之服備矣
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粵上下之晨行釋奠
之禮所以列豆簋遵陳簠簋粢黍牲牢具壘洗饗幣有數尸祝
有辭八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神悅禮無違者道不虛行
觀之如堵牆化之猶影響耳且之事脩矣禮樂之道興矣

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丘一變之風聞詩書而乃又會議者
曰吳地裸國也崑丘海嶼也舊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
以文德敷萬邦非良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
教移小國之風者哉某等忝德鄰熟聞善政爰茲茂績俾
述斯文難言雖在於聖門不朽頌刊於貞石特

大宋雍熙三年月日記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
佐亘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
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于下法乎
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冬變至夏魏可數也是不獨有
其德亦替務于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
况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
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
至止噓噓變聲金闕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燕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抱民未安思所奉之四夷
未附思所來之舟車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曠何以闢之
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以害
苻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歎許日生請修德以釐之
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聽甚通相君言焉時君
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

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恇惱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李氏園亭記

小學集卷十六

十三

吾研齋補鈔

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其來舊矣雖聖人示儉宮室孔卑而郊廟市朝不可闕已有百司之局署六師之營壁侯門主第釋宇玄宮總而計之蓋其半矣非勲戚世家居無隙地設或有之則又牽于邸店之利其能捨錐刀之末資耳目之娛者亦鮮矣故隰牧隴西李侯與神德皇帝有布衣之舊在乾德開寶中繼刺邊郡時并汾未下屢有軍功銘于旂常此不煩述侯幼讀春秋故戰心尚計而不尚力晚好道術故處必務實而不務華居某坊之後第在大內之東南實繁會之所也而能開一園構二亭竹樹花卉少而且備游賞讌息近而不勞其始也患土地之不廣則倍價以市之故善鄰獻其第病樹藝之不滋

則厚利以誘之故老圃效其力不議其物之貴賤不計乎時之有無又掘舊地以及泉車野土而衰火費數十萬人以為難與夫謀衣食之源作子孫之計者遠矣洎侯之捐館也諸子尚幼為季父納質于富家其取直四百萬將稔其利以奪之

上聞而駭其事遽命出內府錢購而還焉君子曰李侯之好義忘利也既如彼諸子之謹身節用也又如此宜乎有是之光也吾見乎為公侯廣第宅連坊斷曲日侵月占死而不已及乎墳土未乾則為子弟獄訟之具者亦足悲也先是侯嘗牧于濟即予之故里也以是知其政又同舍緊微即畢公即侯之外姻也以是熟其事己丑歲與予遊其

園息其亭一則歎舊館之喪一則思甘棠之政因目其亭之中央者曰克家取象于易也謂之東南者曰肯構徵義于書也又總述其始終之狀為李氏園亭記其幽致嘉况則見群公之詩什

大宋淳化元年九月日記

濟州衆等寺新脩大殿碑并序

漢明以來像教熾于天下大都小邑暨名山勝境鮮不建梵刹而聚緇流有以見大法之光揚末俗所歸仰也按地志高平鉅野縣乃斯郡之舊封周廣順中始剖符竹命二千石以治之未改邑時粵有茲寺之額院宇弗葺垣墉半傾待風雨避燥濕外則無觀焉是知地之興廢必因其時

法之盛衰必有所主我先大師斯郡人也世姓徐氏法名
玄應師號行正幼而聰悟長而博達始落髮于嵩陽會善
寺瑠璃院戒律既具精進自苦謂衆生貪着我則演法以
誘其俗謂佛性空寂我則修心以行其道加以辯若泉湧
捷如響谷有道安之理論蘊支遁之神俊故當時擇種咸
所景附開運中天子崇信佛法廣延僧者師以行望素高
屢得名見于是簾前賜紫

我宋開國加號演正大師兼內外臨壇文章表白旌宿德
也建隆初爰自上國來歸故鄉仍補管内僧正師一心住
持戮力完葺且以斯郡地惟塗泥木不高秀棟梁榱桷出
于西山由是往來京師市易材植雲委山積桴川而東約

費用殆數千緡積歲月幾二十稔勞筋苦骨曾未知疲上
自國王大臣之捨施下及一毛一飯之供養我先師悉藉
錄之冬裘夏葛盂食盤蔬之外未始輕擲非積勤累儉則
曷能奮獨力而成勝緣者邪先是無鐘以警昏旭乃範金
以鳴之茲樓既成茲殿將構天不憇遺師之云止後弟五
人今院主大德無相克荷先願用伸孝思居哀苦之中詎
廢經營之力因垂成之績竭膏構之心既成厥功思誌其
美以某邑人也辱與先大師遊見托論撰申之以銘其辭
曰

郡之厥初 草創改邑 寺雖有名 殿實未立
我師之來 志在必葺 寂滅有期 大功未輯

天遺悔尚 師門代及 弟子無相 孺慕號立
夕構朝營 歲掬月拾 資用益饒 工徒允緝
紅樓霞舒 紺殿山岌 棟棟棟梁 龍蟠虬蟄
丹雘頰塗 霜凝霧翕 是維莊嚴 豈慮燥濕
厥師經始 因果如彼 弟子善嗣 功力若此
紀事勒銘 求使厥美

壽州龍泉寺修三門記

古之官府 謂之寺故今九卿之署其名尚存者浮圖
氏之教來于西國館于鴻臚斯得名之始也莊嚴宏敞歷
代增之得高其堂揭以鷓尾得大其戶軒如雉門中心闕
然蓋兩觀之遺制爾濟州龍泉寺者唐大曆四年建于鄆

縣

州鉅野縣縣即春秋時西狩獲麟之地漢初時彭越聚盜
之所也東軍任宿西接曹衛北走汶水南極芒碭皆百餘
里其中葦澤深阻民俗獷矣樵薪嘯聚率以為常周厲順
中魯侯以曲阜叛六師薄伐七旬來格思欲昇菴蒲之盜
啓符竹之封乃詔有司改邑為郡繼徒蘭若從而興焉雖
主者增修而日不暇給既而前有殿像設也後有堂備
說法也雖廊廡未具園已甲于佗寺矣唯茲三門基而弗
構蓋地苦洪水民無餘貲殆三十年編蓬而橫木矣開寶
丙子歲功德主大德某矢謨締精勩力經營聚喜捨之財
節衣孟之費伐木輦石鳩工庀徒凡五年而有成即以太
平興國某年月日遷化弟子某嗣而葺之丹青赭堊煥乎

有光又立二金剛以守焉望之巍巍足爲壯觀夫寺之有門者人之有衣冠樹之有技藝也不壯不麗民安仰哉某生于周長子魯興廢始末皆得而知舉進士時見託誤遊官廨定于茲十年待罪商於始畢前願得以事言然而書之僧之耆宿郡之檀越暨租庸至向請書于石陰時淳化三年某月日記

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

天王之名在三代時實人君也故見于春秋載于禮文秦兼三五之業三皇歸于八臣由是儒教無之內其有之其神異威力異于佛經此不繁述今所序者實與世建而已商州福壽寺天王殿者唐天祐三年所建也其塑繪金碧皆當時良工于今百年相好無減唯殿堂朽壞將不支

商州志卷六

二

不取

先院主清昇世姓席氏房陵人也後唐天成元年依寺僧戒賢出家某與初落髮尋受具戒于興元府王子寺清泰中繼主寺事以太平興國四年遷化凡四十年間建大殿立三門僧堂惟西僧庖惟左廊廡環合臺臺酒樽檀珍果植名花偶事之在嚴釋門之儀範靡不具矣然後墾山田造水磴嘉蔬有圃柔桑垂陰茲所以備紺宇之繼宇給緇徒之供養別建羅漢閣于西偏頗極宏麗唯天王殿未暇改作蓋工用之大也臨終謂弟子懷省曰吾始居茲寺屬兵亂之餘院宇圯毀驅其犴虎剪其荆棘勤苦無怠庶幾有成而商土堵商民貧衣食唯艱檀施且鮮吾麗衣攜食

往來竹山上庸間得尺布斗粟負荷而歸積其粟以至於
百萬今儻功雖在示滅有期心不滿者惟天王殿爾汝能
嗣之吾願畢矣懷省泣授付囑勗力經營始于庚辰成于
辛卯伐木崇嶺微工華陰宏壯瑰奇不可殫紀非先師之
理命弟子之肯木時能與於此乎初懷省之伐殿材也在
深山窮谷之中常時度木者以僻險不取或謂虛棄其功
必不能致矣會天大雨谿水暴作一夕吹續于山下爨樵
攘捕以類而聚若人力之區別然而寺封高遠河流頓耗
非復一雨不可至矣懷省乃晝夜環趨精心禱之果有風
雷吼駭山谷推蕩漂蕩集于郡南自非神功陰助曷能若
此之易也某左官竊於見託撰述得以事迹刻于貞石寺
之原始舊記存焉銘曰

惟唐建都

嶺函之右

惟商為郡

京輔之首

山名鬼和

寺曰福壽

有天王殿

基于天祐

載祀綿遠

棟歌聲漏

先師理言

弟子肯木

事維人謀

材乃神授

基肇於鼇

山蟠靈鷲

畫拱丹楹

紅欄青甃

上方古木

南榮列地

梵宇增輝

睥睨益茂

善績可紀

良緣有後

刻茲貞石

用光不朽



